



本书
集合当代
最富才情
的**美文**女作家
{她们给读者带来一次从
内容到语言**芳香之旅**
女作家/用温暖的笔触
关注少女**青春**
关注的成长

带你去茫茫的雪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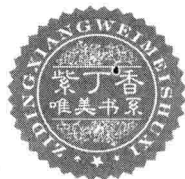
生命体验在清新灵动
价值去

宋晓

的文字背后
蕴藏着/意味深长的
引导每一次读者以花儿一般
至善至美的
看待世界 对待他人
面对属于她们自己的那条
成长河流



敦煌文艺出版社



本书
丛书
集合当代
最富才情
的美文女作家
她们给读者带来一次从
内容到语言之芳香之旅
女作家用温暖的笔触
关注少女青春期的成长

带你去茫茫的

三野

的文字背后
蕴藏着意味深长的
引导每一次读者以花儿一瞬
至善至美的
看待世界 对待他人
面对属于她们自己的那条
成长河流

生命体验在清新灵动
价值去

宋晓

◆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带你去茫茫的雪野 / 宋晓杰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6
(紫丁香唯美书系)
ISBN 978-7-5468-0549-8

I. ①带… II. ①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9956号

带你去茫茫雪野

(紫丁香唯美书系)

宋晓杰 著

责任编辑: 余 琰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76 (发行部)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190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468-0549-8

定价: 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散文应当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美

——关于当下散文写作的十个问题

杨献平：请阐述（表明）一下您的散文写作态度或者说主张、自我要求，特别是在当下环境中切身感受与观察。

宋晓杰：这似乎是一个散文的年代。在铺天盖地的散文作品中，不乏真正意义上纯正、纯洁、纯粹的散文，但是，也不排除数不清的从众者，他们像赶一场社戏或者演员串场一样急急地赶去，左顾右盼，并以终于能够掺和进去为乐、为荣。至于到底看到了什么或者演得如何，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他们低看了散文，曲解了散文；同时，也低看了自己，曲解了自己。我以为，不管是什么体裁，它都应该是沉实的、飘逸的、从容的、淡定的，总之是自然的、平易的、不矫不饰的，应该有自己独特的韵味，应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美，大美，本真的大美。一如人品。

杨献平：你对当前散文整体印象如何？其原因是什么？

宋晓杰：如今的散文写作者都是大手笔，像打把式卖艺的，姿态摆得很足，很有范儿。而且，越写越长，动辄犹如万言书。再者，越写越雷同，或者像上面说过的，从众、跟风成为时尚。今天，历史大散文时髦，好吧，你能写，我也能！抄史书呗，再加点浅显的抒情、理论联系一下实际就 ok 了；明天，以词语为索引洋洋洒洒、东拉西扯能卖个好价钱，你敢写，我怕谁？！千万人一面，面面似曾相识，趣味索然，个性全无。

究其原因，没有个人独立的艺术主张，或者为了发表而迎合某些刊物的需求——有一些刊物总会在某个时期，同时“钟情”于某个人、某种类型的稿子，使某些作者、某些题材成为新宠，所以，许多“聪明人”不甘

散文应当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美



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吃肉”，于是，如法炮制，趋之若鹜。

杨献平：你对自己的散文创作有何认识？局限和突破点有哪些？你本人解决的方法或者打算是什么？

宋晓杰：散文写得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慎重下笔。总觉得散文是生命里不可多得、不可强求、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写一点少一点，所以，格外珍视、珍惜。

局限是有的，每个人都有。我知道自己不会写哪类的散文，能写哪类的，所以，我从来不难为自己。说到突破是艰难的。比如说，你只能提二十斤大米，却非要提起一百斤，说不定会抻了腰。没这个必要。

我觉得，在找不到突破口的时候，就等！但不是被动地等。那时候，我多是做“别的”去了——也许写别的体裁；也许画点插图解闷儿；也许连续许多天几乎同一个时辰去拍夕阳；也许是与文字一点边儿也不沾地研究菜谱，并逐一实践；也许一个人开着车到湿地观察鸟儿怎么筑巢，或者在正午的水稻田旁听风、晒太阳，接接地气……

并不像刚开始写字时写不出来那样着急、上火、惶惶，世界末日似的。什么时候觉得应该写了，再写。那时，多是有有一个声音在耳畔说：“是时候了！”

杨献平：你在当前这个文学大环境中个人写作呈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

宋晓杰：这句话大家都说，说滥了——文学创作是个体劳动。大环境会影响你，但不应该影响许多，否则，你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

我生活在一个不大的城市，物质生活相对来说安逸，也没有太多轰轰烈烈的文学活动（外面的各种活动，我参加的也不多）。所以，当前这个文学大环境，对我的影响好像不是很大。另外，我是个懒散的人，也是个不太爱随流的人，活得比较单纯、直拗。在文字上，愿意顺着自己的思路走，不太愿意左顾右盼。所以，注定成为“边缘人”。但心中有自己的坚持，并以此心安。

不过，我知道喜欢谁的文字，并像一个秘密一样深藏心中。如果遇到喜欢的文字或作者，便会一路追踪下去，并默默地敬佩着。如果命运让我们“恰巧”遇见，如果气氛好，世俗生活中，那个我敬爱的人的言行又没让我失望，我说不定会直言我的喜爱；否则，我会引为同道，并在心中悄

悄地祝福，仿佛他（她）是我尘世中永远无须指任的知己。

关于我自己嘛，我希望给别人的感觉是这样：在热闹的欢宴或文学的庆功会后，人们微醺着说笑、调侃、乱七八糟地唱歌、拍打彼此的肩膀，夸赞或说俚语。忽然有人在黑暗中问了一句：“哦，恍惚记得，好像，有个叫……宋晓杰的人，好久没读到她的散文了，没见过这人。写得还凑合。”于我，这就足够了。

杨献平：你对当前散文批评满意吗？你认可的有哪些散文评论家，为什么？他（们）的哪些观点你觉得正确或者有益？

宋晓杰：谈不上满意不满意。因为不论是散文，还是其他文体，我一直觉得，批评没有热度，甚至连温度都没有，远远滞后于创作，或者说，是有些评论家们“主动愿意”这种“滞后”——仿佛是个磨磨蹭蹭的迟到者，注定要挨“剋”的学生，而不是像被老师表扬那样欢天喜地冲进教室。他们也许更愿意充当“赞美者”的角度和身份，居高临下地指点江山，有一种优越感，有一种被仰视、被崇拜的感觉。全不管他的所言是否“属实”，更不管他的言辞是否代表应有的创作规律和某些观点。

我看到的散文评论并不多。记得前几天在《文艺报》还是《文学报》上读到一篇关于散文年选的评论，作者也没记住。我很认真地看了两遍，觉得文中说了许多实话，那也许就是当年散文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杨献平：你对当前乡村散文的基本看法是什么？其缺点或者说优长有哪些？

宋晓杰：前几天，应约刚刚写完一个关于诗歌的访谈，其中也提到了乡土诗歌的问题。在那篇访谈中我这样写道：从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开始，一大批“村庄”便“应运而生”。不能说刘的“村庄”是虚构的、虚假的，他是我朋友，我们一起走过新疆的土地，他还遥遥地指给我他那令我们神往的家乡。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的村庄之所以风靡，正是因为它的独创性，因为他写出了“一个人”独特的切肤感觉，不愧为开时代先河之作。至今，那还是我喜欢的作品，摆在书架上。而在新诗创作中，我们却看到：“一个人的乡村”成了“所有人的乡村”；“一个人的妈妈（爸爸）”，成了世界上“所有走出乡村的人的妈妈（爸爸）”。

上面的话，在这里，我略作改动。但大意是一致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我对当前乡村散文的基本看法——如那篇访谈的题

目一样——《你永远无法深入我的内心》！

说起当今散文的优点很多：比如，网络比动车、飞机还方便快捷，以及创作的自由，轻轻动动手指，思想脉系或生活碎片，眨眼之间，均得以以散文的面目公布于众；比如，不靠单一的正经出版的纸媒，诸如企划刊物、商业宣传等等就可以自如地发表作品，从而促进了散文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越来越宽容的时代，使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思想、不同性格的人，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这都是令人可喜的。

缺点我觉得主要有三：

一、跟风之嫌。完全是复制、粘贴之作。跟风之作大有“粉饰太平”“虚假繁荣”的感觉。你家门前有座山，我家也有；你的童年捉襟见肘，我的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在现代文明日益发达的今天，似乎只有勇敢地“自揭其短”亮出自己“农民”的身份才是“还俗”，才能降格以求表明自己的谦卑、随和。

二、伪装苦难。明明他的父母生活得衣食无虞、安康快乐，却非要说他们不如意、不幸福不可。低矮的屋舍、辛苦的劳作、贫与困、老与病，并主动沉浸在自制的忧伤氛围之中，再硬挤出几滴廉价的眼泪。以“作践”自己反衬、抬高自己，以期达到“欲扬先抑”的效果。

三、没有气息、没有体温的伪抒情。没有一句话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没有一个字、词像溪水中的小石子能击起一丝浪花。像一开口就说假话的人，令人厌倦。

杨献平：你认为优秀的散文应当具备哪些因素？你本人写作的信心和勇气源于什么？

宋晓杰：或深邃、或自然、或清浅、或奇譎、或感人至深、或春风化雨……不一而足。总之，散文要写出真性情、真感受、真思想……仿佛你身体上的疤、脸上的雀斑、骨子里的倔，都是属于你自己的，区别于别人的，就行了。

一位博闻强记的好友博览群书不辍，他一年也写不出两篇小文，但篇篇均有风骨。一次，我推荐筱敏的书给他看，读后，他发来信息大加赞赏：“谢谢推荐！筱敏的散文是树，而多数人的散文是木。”

所言极是。散文要有自己的气息，如果都像美容院里走出来的千人一面的“美女”那样成为呆板的朽木岂不悲哀！殊不知，她们恰恰是因

“美”而被淹没；因“美”而失却个体的意义。这样，相当于过了“别人的一生”，多么可怕！多么不值！

我常常慎用“作家”或“诗人”这样的字眼儿，尤其用到自己名字之前做修辞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词是那么神圣、庄严，那么有尊严、有骨气。所以，作为一名用汉语书写的文字爱好者，我常常自警、自省、自治、自修……我觉得写作就像生命一样，是造物主给予你的专属的“唯一”，像舌纹和指纹一样，这可能就是我信心和勇气的来源吧。

杨献平：你如何看待当前的某些个体性的散文走红现象？

宋晓杰：有的，确是实力的证明，吹送着“不一样”的清新之风。有的，是某种动机的副产品：或者是市场炒作，考虑到码洋；或者是另一种有目的的“制造”等等……

当文学作为商品呈现的时候，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那些被“打捞”出来的极具个性的作家啊，我愿意向那些曾经淹没过你们的滚滚红尘，致敬！

我更愿意：你们依然能够不为外物所累，依然保持那颗喧嚣俗世中曾经平静的心，淡定地写字、生活，不让喜爱你们的读者失望，才好！

——之所以讲这句不讨巧的话，是因为前几天买了被炒得红紫的一位女作家的散文集，不到五分钟就翻完了。结果呢？我恶狠狠地把书甩在沙发上，并对自己很少跟风的一次跟风之举颇为不齿。明天，我准备一分钟也不停地送人，让它立刻从眼前消失，方解心中悔恨。

杨献平：你认为现在国内散文评奖真的公正吗？原因为什么？

宋晓杰：公正从来都是相对的。

不管是否公正，对于当前的散文评奖我还是高兴的。因为，毕竟有人愿意做这样一件有意义、有意思的事儿，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吧。总比花钱去建豆腐渣工程、惹是生非地乱花要好得多。这是有功德的事儿。虽然有些评奖是严重的乡党之欢、圈子所为。

我以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这些评奖，如果恰巧是我喜欢的作家得奖，说不定哪天晚上我会自己主动喝上一杯，以示祝贺——虽然获奖者并不知情；或者干脆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全都无所谓。如果写得很差的人得了奖，就相当于看了一场比较烂的电影，看了就看了，忘了就忘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嘛。

杨献平：你认为当前散文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和变革？你本人的下步打算有哪些？

宋晓杰：这个不好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文学更是没办法写出条条框框来规范：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这跟买的药瓶上写的注意事项没什么区别，提请注意的事儿，往往并不一定管用。只有回过头来看时，才知道哪些是留得住的好散文，这就行了！

至于个人的打算，好像还没有，还得等——等到就写，等不到也没办法。就这样。

（杨献平，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主要作品有长篇探索文本《匈奴帝国：刀锋上的苍狼》，散文集《沙漠之书》《废墟上的花朵》《灵魂的版图》等。中国作协会员。现居成都。此文发表于2012年2期《文学与人生》。）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单行道	1
稻米的节日或祭坛	2
阳光下不知怀念谁	6
单行道	9
空巢	13
众生喧哗	18
假象	22
草丛中的蛇，和那些花儿	25
四十岁这一年	29
四十岁，原来是这样儿.....	32
抄近路的人	36
孩子，其实你不必太优秀	39
隔夜亲情	42
火车穿城而过	45
月嫂	48
第二辑 芳菲的花瓣儿	53
芒果街上的小屋	54
朗读者	56
心是孤独的猎手	58



目

录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60
狼回家的路	63
磨坊文札	66
我的生活	68
小银和我	71
四季随笔	74
哀愁的预感	77
我母亲的自传	81
三个六月	85
独自和解	88
夏先生的故事	91
心灵牧场	94
山楂树之恋	96
闲情偶拾	99
一日重生	102
白色城堡	105
巴别塔之犬	107
神谕之夜	109
先上讣告 后上天堂	112
安琪拉的灰烬	116
情爱录	119
第三辑 低处的秋天	127
荒凉的节日	128
夜行列车	135
玉米，玉米	141
人间食粮（二篇）	149
带你去茫茫的雪野	156
体育馆	165
辽河北路、服饰简史，及那些文字	169

第一辑 单行道

稻米的节日或祭坛

阳光下不知怀念谁

单行道

空巢

众生喧哗

假象

.....





稻米的节日或祭坛

已经足够沉实了，并不是靠梦境引诱着才肯走下去。但这几天，不知怎么，老是想起活着的稻米。不管是梦里，还是梦外，一遍遍对自己说：得去看看！再不去，这一年，就见不到了……

小城是自足的，有现代文明的灯红酒绿，也有原始农耕的脉动。而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稻米。大片大片的稻苗，是方方正正会变色的颜料，由绿而黄，渐次流转。不消说，另一只暗处的轮子，正由春转到夏、再到秋。它们变来变去的小模样一直存在心里，也一直都让我惦记。如果从三个季节中可以抽掉一个。那么，先减去夏好啦；若再减，就减春吧。唯有秋，是万万去不得的。性格和泰山一样，不可挪移。那么，我的本性里是否天生就有着对秋的依恋和不舍？不是推脱之辞，是老天给的，我只能双手高擎：接着！

那一日，终于如愿——

威武的收割机在田地里歇着，它们太过锋利的牙齿也知道累啊。如果它们再勤快一点，更卖力一些，我恐怕只能看到稻草了……还好，我来的刚刚好。这最后的注目，最后的道别！一边是迎风摇晃的稻谷，一棵一棵，抖擞依旧，不知苦、不知愁的样子。沉的稻穗更深地向着土地垂下去，仿若感恩、恭迎和祭拜；而另一边，已静寂倒伏，无语领受，一垛一垛整齐立定，像缴械围成的圆圈儿，支在那儿，是战场上常见的悲壮色彩。两情相顾，大有“煮豆燃豆”两种看似不同的命运……

小时候，我们更像是稻苗，是女娲手中的泥点。我们被轻轻抛出去，

死去，还是活来，都是自己的事，与“那只手”无关，只与雨水、阳光和土地有关。虽不招人待见，但仍然在泥水中鲜亮地挺起细弱的腰杆，懵懂、顽强、信心百倍。一年一年，饭碗里什么颜色都有，就是没有纯白的米粒。唯一例外的，就是脱谷那几天——脱谷，我记住它的名字与饥饿有关、与爷爷有关，与他饭盒里的大米锅巴有关。后半夜，我可以听不到从场院的稻草和纷飞的尘土中钻回来的爷爷吆五喝六，可以原谅他平日的詈骂和凶巴巴的酸臭脾气。但奶奶推醒我的那一刻，我就成了最幸福的人！如果锅巴上还有完整的、软嫩的一两个米粒，我是决不肯一下子就把它们消灭掉的，一定要搂着饭盒，做一夜稻谷飘香的美梦。

五六岁的时候，和奶奶一起去拾过稻穗。那是生产队的田垄，已经收割过的，但好像仍不让随意践踏。看到别人吵嚷喧哗着奔向那里，我也和奶奶提着柳条篮去拾，却被看护的人追赶。我们没命地跑向家中还不算，还要趴在炕沿儿底下抖个没完。其实，没人真有耐心追赶下去，吓唬吓唬而已。但是那几声吆喝，已使柳条篮里的稻穗泼出去大半。

小学一年级时，我们排着队，唱着歌，去找那块插着“胜利小学实验园”的水田。一年级的“小豆包”稻稈还分不清呢，更别说插秧除草了。难为学校想得那么“周到”。我们只想就着野外的风，吃下书包里沉甸甸的午餐。也想脱掉不合脚的黑长水靴，让滑软的泥水从小脚丫缝儿里挤进挤出的。可是，水蛭爱吸的就是这样细嫩的小腿儿，女孩子们大喊大叫着拍拍打打，这是不行的，越拍它恐怕钻得越起劲儿。没学会插秧，老师倒是给我们上了这样一堂生物课。而若干天后，打开书包，还有稻苗味儿，经久不散。

十个米粒一条命。这是我们小学课本上收租院的故事。那个快断气的孩子伸出小手去抓地主家的米仓，却被地主的家丁生生打死。掰开小手细数：十个米粒。仅仅是十个米粒，却要了一条命！这个故事偶尔也用在对粮食怒目而视的孩子身上，谁知，他们却晒笑着不以为然。看来，在他们眼里，我本老土，并将继续土下去。但是几年前，用长短两棵稻草决定学业去留，因而最后决定两种命运的姐妹，更让我不敢对稻谷有一丝半毫的轻薄和怠慢。敬重之心殷殷切切。敬重是独自的，却不敢说，心知肚明便罢了。

还是说那天吧，我喜爱的碧空之下的盛景没有出现。稻谷依然是黄澄黄的，但天公不肯成全，阴，吊着脸，时有细雨淋下来。雨丝细细的，慢慢地飘洒，慢慢地浸润进去，稻米的重量又沉实了几分。它们低着头，似乎完全听任于命运摆布的模样。我站在唯一的田埂上，阵风吹得我不知



冷，牙却分明咯咯地磕着。朋友隔着稻浪的海洋按动快门，远的、近的、横的、竖的，也不知究竟按了多少下。但我知道：那一片稻谷归我所有；那一片，便是永生。我还算幸运，不是一觉醒来，只剩下空空的黑土，哭诉无门。

握住稻谷，就握住了命脉。

阳光下的稻谷刺眼，却能推开所有的心窗。在北方，这样的场景，一下子就能让心胸拔销、撤栓，豁然洞开。如果还有，就要算遍野的向日葵了，大片大片的，不是火，却也能霎时点燃澎湃的激情之火。我站在它们当中是忐忑的，竟有点儿小偷的感觉——它们不是我亲手养大的，我却坐享其成，好像没有哺育却徒享了“母亲”的虚名。

——不是神灵，却成为俗世的图腾。

用稻谷蘸净瓶之水、蘸清晨新鲜的露水，轻轻地抛洒，向着旷远的天空。你将看到：每一滴都有神性，每一滴都有母性。剩下的事情，就变得简单而美好了。人群无声地聚拢，顺带着卷起脚下的红尘。一个声音破空而来：开始祈祷吧！为了人类的生生不息，为了大地永远丰美，为了众神的黄昏安静、神圣而玄妙！接着，便听到了不整齐的各色音质，沿着同一条路，亦步亦趋。但是，我知道：不同的声音，同一种歌唱。心脏的跳动同频共振，纷纷朝着一个共有的方向……

我喜欢在不同的场合遇到它：国徽上、不同面值的钱币上、汉白玉的雕塑上、典雅的服饰上。也喜欢它在哪一个国旗上、在鹰的嘴里、在传世的画布上、在不同肤色的手中……它已经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领袖，共同顶礼膜拜的神。但是，该拿什么喂养它呢？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很容易爱上丰富、昂贵的物质，爱上暗的颜色和转得太快的车轮。但是到了一定年纪，这个就要改一改了——不是谁强迫的，也不是自己有意——你发现你忽然就爱上了一些能“温暖”你、“照亮”你的东西——也许它一直就在你的身边，你却并没有在意。你受着它的恩惠、恩泽、恩宠，却并没有仔细体会过。就像爱着的一个人，他是爱你的，爱得蛮横而固执，动不动就过分、越级、先入为主，你早就习以为常了。但偶尔也会生气、反抗。可回过头来，经过弯转和泥淖，你才会知道：他就是你最终的——不弃不离！稻米之于我，大约也是这样忽然就想起吧。

但是，说“忽然就想起”是不负责任的，其实，这“忽然”是潜伏着的，像钟表滴答有声，单等一个时刻，自然引发。正如卡夫卡所说，日子、季节、一代代人、一个个世纪互相接替，那种表面的寂静是一种倾

听：马匹就是这样走在车子的前面。而在这里，在初霜降临前深秋的某一天，稻谷就充当了“马匹”，走在光阴的前面——它高兴，过着自己的节日；它也悲凉，用自己的生命祭祀……

海水退去，稻米长出来。一百多年前，朝鲜族的金氏两兄弟在辽河岸边初种稻米，遍野飘荡，稻浪岂止“千重”？而发展营田公司的张学良，与他的西安事变一样，创下了“英雄”的不朽功绩。我的“南大荒”碱地啊，成亦稻米，传世亦是稻米。

去年与鲁院的同学们去了一趟福建，在培田也见到了稻谷。旧时的戏台四周堆着成垛的稻草，也有的散放着，在一个四四方方的古民居里。曲终人尽。前朝的戏已散场。空空的戏台即使闲下来，也还有戏。那周围的廊柱、台基、围墙、灯笼与对联，本身就是戏。它们像稻米一样，一生下来就注定了传奇的气质和流落民间的命运。

我爱普里什文的林子和水滴，也爱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房舍、清雪和乡路、三月饮水的马。他们的品质同样也有着稻米的气息，是我精神世界严重依赖的一部分。站在无边无际的田畴，我又想起了普里什文总结自己时所说的那句话——我会在离开前，把自己收获的粮食倒进仓，禾秸堆成垛，麸皮送板房。清扫完毕，再把余下的东西统统扫到谷场喂麻雀和鸽子。没来得及脱粒的麦捆，就码成垛——等着后面的人打场。隆隆的，我听到有声音响起。望着重新开启的收割机，一时无语……





阳光下不知怀念谁

怀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内疚、惋叹、感喟，往心里用力，往心里烧，都是独自的，它只对一个人起作用。怀念也是轻的，飘着，无法栖枝、着陆，正所谓轻愁。但是只有自己知道，这愁，正一分一分揪紧着，怎么“轻”得了？！

本是一个热闹的集会，爽声大笑、打闹和调侃是注定的，平日里散落四处的孤单个体，在这一刻，都主动褪去生涩、孤傲的外衣，变得孩子般单纯而快活。却往往在这样的时候，最容易感染上怀念的旧病。

然而，是什么令人怀念？是什么“值得”怀念？

一直以为，四十岁是个不尴不尬的年纪，不老不少的，既不能耍赖又不能矫情。要瞻前顾后，要左顾右盼，自己就是发难的中心，总是不断地难为自己、谴责自己——为什么不成功、不出色、不优秀？为什么不能成为铜墙铁壁，为所有比自己弱小的草木花红、至爱亲朋遮风挡雨？这世界，正需要我来做个孤胆英雄，时时挺直腰身，不得有半点儿委顿、迷离，不得有一丝半点儿偷懒。

可是，于暗处，“坚硬”的心，正瘫软如泥……

而“暗处”，却也并不单单指明是在“无人”的时候。在人群中、在阳光下，它也会偶然惊现——仿佛“暗疾”，依附于貌似健康的躯体，跟随着晃动的外壳，游走西东。不过，这样的秘密只有自己知晓。

听说霜降就要来临，已有几分秋凉先期而至，于星夜兼程，悄悄收拾了原野的繁荣。是谁催促着“快快成熟”！又是谁催促着“快快结束”！一